

传统村落的“面子”与“里子”

——来自衡阳祁东县风石堰镇沙井老屋调研报告

欧阳国辉 伍景¹

【摘要】：传统村落的保护进度赶不上其消亡速度，本文从政策、建筑和文化三个层面剖析当下我国传统村落保护过程中过于注重形式政绩、价值意义等表面文章，而忽视其内在的自然生态人居环境智慧和地域人文精神传承的现状。以衡阳祁东县风石堰镇沙井老屋调研为例，探寻传统村落保护中普遍存在的重“面子”，轻“里子”问题，提出传统村落保护首先是人的问题，其次才是物质和空间的问题。保护应该政府主导，促进村落产业升级，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培养村落保护人才，推进新技术措施以及提升村民的保护意识等解决问题的策略。

【关键词】：传统村落 沙井老屋 “面子” “里子”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675(2019)03—151—05

一、背景

自2006年“西塘会议”提出传统村落概念以来，国家对村落保护问题越来越重视，相继颁布了一系列传统村落保护相关政策和制度。迄今为止，发布了五批传统村落名录，共6799个中国传统村落名列其中。以“CNKI数据库”为搜索源，以“传统村落”为主题进行检索能查到8547篇中文文献，123篇英文文献，且从年份看来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这些研究针对不同领域提出保护传统村落的策略。尽管国家政策扶植，专家学者研究成果丰硕，从传统村落的保护现状来看，保护进度远远赶不上传统村落逐渐消亡的速度，传统村落文化面临着消亡的困境^[1]。

对于我国传统村落的研究现状和趋势，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胡彬彬教授进行了系统的分析^[2]。各领域专家从多学科视角出发对传统村落考量分析，提出建议，例如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贺雪峰教授，从社会学视角对中国乡村社会的一般结构展开研究，论述“中坚农民”在维系乡村社会秩序稳定中发挥重要作用，对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提出建议^[3]。笔者在乡村调研过程中发现在村落建设过程中过于注重形式政绩、价值意义等表面文章，而忽视其内在的自然生态人居环境智慧和地域人文精神的传承。传统村落保护普遍存在重“面子”轻“里子”的现象，这是传统村落消亡迅速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文以衡阳市祁东县风石堰镇沙井老屋为例，探寻传统村落保护中普遍存在的重“面子”，轻“里子”问题，谈谈我们的一些思考。沙井老屋古建筑群作为第二批传统村落名录成员，又于2015年12月24日被衡阳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与大多数传统村落一样“面子”十足。此次“设计下乡”调研由湖南省文学艺术联合会、湖南省设计家协会、中共祁东县委、县政府、新湖南湘设计频道以及第四届湖湘景观设计艺术大赛组委会联合组织，由政府、高校、企业、行业协会、媒体、地方乡贤多方主体协作和联动，“规格高”，各大高校与政府、地方乡贤等直接对接，可以更加深入了解沙井老屋的“面子”与“里子”。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传统村落民居的保护性设计”（编号：15YBA011）。

作者简介：欧阳国辉，长沙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副教授，湖南长沙，410007；

伍景，长沙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湖南长沙，410007。

二、沙井老屋

沙井老屋地处风石堰镇沙井村,开村于清晚期,原是一位刘姓家族的庄院,距今已有近两百年历史。老屋分为上沙井院和下沙井院,上沙井院坐落在化龙町东部,规模较大,环境优美;下沙井院系上沙井院后裔所续建,建筑风格与上院相近,规模略小于上院。沙井湾古民居的创始人刘贤灿开创了刘氏家族几代的辉煌,子孝孙贤,人才辈出。解放后,刘家产业在土改中被全部充公,其宅院被100多户外姓人家分而居之,当前大量居住于沙井老屋的居民是解放后重新分配一些大体量单体建筑的结果,一个单元建筑空间内居住多户人家的情况十分普遍。

沙井老屋坐北朝南,环境清幽,屋宇井然,木刻、石雕保存基本完好。沙井老屋传统聚落的选址主要是结合山水走势及形态来进行,从聚落宏观层面来看,沙井老屋在选址与布局上符合中国千百年实践的经验总结“山环水抱必聚气”的文化认同。上沙井院布局精巧,由“南”一正屋四横屋一小院落、“北”东西屋夹五横屋、“中”三进四厢,三个院落组成,整体结构呈椭圆形。沙井老屋单体建筑基本平面布局以井院为中心,其建筑平面布局规整,其井院一般在明间之前,开间尺度适中,除具有接纳阳光雨露、纳气通风的功能外,还与室内厅堂、过厅、厢房等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较大的气流网络,充分体现出古人的民间智慧。下沙井院较之规模小,整体空间格局相近,屋宇井然,是集院、廊、井、堂于一体的典型湘南民居。但是,老屋建筑因年久失修,破败比较严重,村落基础设施和村民生活环境还比较差,村民的收入来源主要还是依赖外出打工,村子的社会结构主要由“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庭和老弱病残弱势群体构成,结构层次不具备稳定性^[3]。村民的生产、生活还有待较大的改变,教育、医疗、养老、文化、娱乐更有待寻找有效的途径解决。

三、老屋的“面子”

政策层面,从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特色小镇到最新的乡村振兴政策,近十年来的国家中央一号文件都与农村问题相关,可见农村发展是当前发展的重中之重。除去国家评选的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一些能够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的和当地特色的村落也制定了相关政策和保护措施,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形成了国家、省、市、县四级保护。对纳入名录的传统村落,中央财政皆给予每个村落一定的经费,各种保护管理机制、培训宣传等工作也正在展开,让我国传统村落可谓是“面子”十足。沙井老屋作为国家第二批传统村落名录成员之一,同时也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政府企业、学术社会等各界人士纷沓而至,测绘、航拍、录像、访谈各种方式在老屋展开调研,多样的研究成果也随之呈现。第四届湖湘景观设计艺术大赛由多方主体联合举办,为村子带来各大高校专业精英,给村落挣足了“面子”。

建筑层面,传统村落建筑是传统村落中的重要文化遗产,通过建筑能反映出当地的经济结构、生活水平、社会关系等文化面貌^[4]。在宏观的聚落层面的控制与引导下,沙井老屋历史建筑单体的营造是地域自然环境与文化认同观念的物化与具象化,其营造模式及其智慧因子是环境的直接写照。老屋建筑以青砖墙为建筑内外空间的“界”,采用硬分割限定区域,二层木构架在厚重的青砖外墙下对不同空间尺度形成合适的围护与遮盖。建筑装饰也精美细腻,在屋檐、山墙、门头、转角石、窗户等构件上,随处可见各种石雕、木雕、灰塑、彩绘,题材多样,造型生动,也充分展现了湘南古代的匠人精神与智慧,从老屋的选址到单体建筑的布局及细部装饰均蕴含着古人文化观念的追求。据当地村干部描述,从老屋入传统村落名录至今,村政府已斥资百万将老屋墙体大致修整一遍,老屋中心祠堂墙体彩绘也用现代手法刷新一遍。新墙新气象,既代表了老屋建筑的“面子”,也让村干部脸面有光。在村落保护过程中,诸如此类的做法举不胜举,一则是当地人对村落保护的理解不够,只做表面功夫;二则村干部拿钱办事,要让上级领导看到成果^[5]。因此就出现了兴建村落花园广场之类的“面子”工程。

文化层面,村落文化是由村落成员生活中有形无形的文化形态,是中国历史文化文明的体现,包括从村落选址、建筑、生产生活、经济模式、教育、礼法、宗教等多方面的内容^[2]。沙井老屋从村落选址、建筑规划、生产生活呈现出其表面及隐性的文化形态,也是在保护过程中的核心部分。祁东县委县政府大力推广举办“中国黄花菜节”,与此同时,也将板凳龙、鱼灯、渔鼓、骨牌灯、祁剧等民俗文化发扬光大。这些都是老屋人流传下来的传统村落文化,是老屋人的“面子”。传统村落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村落中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地方方言、宗族传统、风俗习惯等记载着村落的发展历史。不少传统村落中的特色文化如

今已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地政府也大力推崇,为村落赢得不少“面子”,尽管如此,传统村落文化还是面临着无人传承的境地,传承村落文化,保全村落“面子”任重道远^[1]。

四、老屋的“里子”

建筑之“里子”——传统村落建筑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虽然从表面上看,村落建筑是一种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但村落建筑也是传承村落文化的重要载体,村落建筑从选址、材料、空间格局、建造技艺等方面都无形之中体现出当地的村落文化、村民的人文精神,这些都就是村落建筑的“里子”所在,且这些“里子”在时间冲刷下或“弱化”或“强化”。看似静态实则活态的村落建筑是由当地村民所创造,供村民居住生活,与村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4]。但如今我国大部分传统村落都存在人去楼空的现象,“空心化”严重。此次调研的沙井老屋建筑虽说布局合理,装饰精美,但在经过不同历史时期的风雨洗礼和不同程度的人为破坏,如今已是残破不堪、摇摇欲坠。文化大革命之后,老屋堂厅、横屋、弄堂被各家各户分割、改砌,原有的院落结构被不同程度打乱。村落建筑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被“弱化”,物质形态也未与时俱进,基础设施不完善,商店、学校等相关公共服务设施不完备,生活条件缺乏,不符合现代人的生活需求,建筑“里子”破败严重,不断“弱化”,政府在保护过程中却往往忽视了建筑“里子”,斥资打造建筑“面子”,导致村落“面子”光鲜,“里子”破败的局面。

人群之“里子”——由于城镇化的影响,我国农村人口结构出现变化,农民的主要收入由务农收入转变为进城务工收入,农村社会的一般结构主要由进城务工劳动力、未进城留村务农“中农”、农村弱势群体这几大人群构成^[3]。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老屋的居民大多为老人和小孩。老屋常住人口为60~70个,老年人占70%,其中80岁以上的占15%;小孩和中年人各占15%;且均以女性为主。“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庭和村里的留守弱势群体构成了沙井老屋的主要人群,村子“老龄化”、“空心化”严重。沙井老屋的人群现状也是我国传统村落社会普遍存在的人口结构形式,且这些村民平时缺乏与外界沟通机会,精神层面交流极度匮乏,村落人群“里子”不协调。城镇化的冲击使农村社会的一般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也带走了村落的记忆与活力^[6]。

精神之“里子”——传统村落村民对村落的认识大多数停留在居住使用的功能性层面,看重其实用性经济性,没有认识到其文化性^[4]。沙井老屋村落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传统建筑实用性与经济性欠缺,在此生活的居民也认识不到老屋的价值,因此也没有维护其风貌保护老屋建筑的意识。且由于村落人口结构的特殊性,老人与小孩的知识水平有限,更加难以正确认识到村落的空间文化价值,村落的精神“里子”匮乏,保护主体缺失。在调研的过程中,我们从村民(老人和小孩)的眼神可以看出,村民对村落文化价值的漠然,对现有生活的无奈,对未来缺失信心^[7]。国家颁布传统村落保护的相关条例十多年了,村落依然比较落后,居住在村落里村民中绝大多数的青壮年依然在外打工,“半工半耕”的生活,城乡之间的往来虽然使家庭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但整体生活的境遇依然比较贫穷^[8]。居住在传统村落的老人和儿童依然缺失正常家庭的温情,传统的宗法制度和孝道文化正在慢慢消失,留守儿童的心灵孤独和教育问题也依然存在。

五、对策与建议

多数村落保护过程中重“面子”轻“里子”,也有部分“面子”“里子”一起抓保护成功的案例。针对村落存在的现状问题,我们应汲长补短,提出相应策略,将村落“里子”筑牢,与村落“面子”共同散发村落的活力。

乡村古建筑是传统村落中重要的物质遗产,要盘活这些实体“面子”建筑,不能只对物质遗产进行保护,也要激活村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到“活态”保护。将传统村落中的各种文化要素与自然要素有机结合,整合乡村资源,通过资源的有效发挥吸引各类人群到乡村,为村落带来活力,使村落保护主体回归^[1]。

传统村落保护首先是人的问题,其次才是物质和空间的问题。我国城乡两元的城市化方式使资源向城市集中,资源带动人口的流动,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过程自然就会导致传统村落的衰败。在城乡统筹和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背景下,面对活态的

传统村落系统,重点从村民的需求入手,着重解决村民经济收入问题,并提供现代的教育、医疗、养老以及丰富的休闲与文化生活,使村民有尊严的生活,才能有效的保护传统村落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9]。

其一,政府主导,促进村落产业升级,延长产业链,吸引人们返乡,利用乡村特色资源形成特色产业,瓦解乡村的“空心化”。可借鉴“苏南模式”和“顺德模式”制定和实施“在地性”的扶贫政策和产业,少点政绩工程,使村民多点实实在在的“获得感”^[10]。比较江浙一带与中西部的乡村治理,江浙的乡村为什么治理得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的“有为”。我们调研的湖南湘西大多数传统村落情况来看,政府在乡村治理上是比较“被动”的,同时,各级职能部门在国家和省级层面的乡村项目上“雁过拔毛”式的管理比较普遍。国家政策和顶层设计都没有问题,但“做事”与“获利”的两种办事方式自然会出现不同的结果。

其二,政府先投入,完善村落基础设施,在保护好传统村落原有的空间格局的基础上,解决村落水电、消防、网络、垃圾处理等公共设施,让居民住的空间卫生、方便、舒适,符合现代人的生活需求^[11]。当然,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比较多的资金,“苏南模式”和“顺德模式”的乡村之所以治理得好、成效快得益于这两个地方比较富裕,地方财政有资金投入在乡村治理上,但两种模式可复制性不高。针对中西部地区的传统村落来说,也不是没有办法。只要政府改变工作作风,不急功近利,做好规划,将有限的资源和市场因素进行结合,合理地用在特色性、资源优越性、示范性的传统村落的保护与运营上,按照规划逐步推进,还是会有好的效果。

其三,培养村落保护人才。当下的中国乡村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方式转变与人居环境变迁过程。广大乡村地区正急需“在地性、参与式、全过程”乡村保护人才。过去村落中的不脱产干部,农村的中坚力量正逐步退出乡村治理的舞台,当前国家资本向农村转移,为数不多的“中坚农民”面临消失的境地^[12]。传统乡村“鲁班”工匠的乡村建设与维护方式已被现代建造方式所取代。而我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体系,特别是在乡村保护人才上又准备不足。当下诸多乡村建设项目的失败,大多源于没有遵循乡村地域差异和社会参与以及保护与发展的特点,乡村的设计、咨询、服务和管理基本是按照城市设计与管理的模式进行。所以,乡村保护与振兴,急需培养拥有乡村知识体系、组织方式、工作方法、实施管理等专门的人才教育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乡村人才培养是乡村振兴国家战略实施的保障,应做好远期与近期的规划,对当下乡村管理以及参与人员来说,也应该进行乡村“价值观传递”和“方法论传授”的教育与培训,逐步解除乡村治理与保护的人才供给侧矛盾^[13]。

其四,新技术措施,传统村落保护应该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利用大数据平台,建立古建筑保护的数据库,使我们可以更加系统、全面、全方位的留存古村落的群体与单体建筑信息,做好研究与保护的基础工作^[11]。同时,也可以将新技术、新材料运用在古建筑的修缮和运营管理工作中,使古建筑能够更长久的得到保护与传承。

其五,加大科普宣传,提升村民的保护意识^[14]。老屋作为国家传统村落名录一员,当地政府应积极引导原住民认识到老屋的价值;此外,老屋修缮后,功能形式多样化,有能力可接待到访游客,增加居民收入。闲置的空房子也可以很好的利用起来作为民宿,当地特色产品推广销售,居民从中获利,对老屋价值也得到认可,从而也提升了自身的观念认识。江西婺源一些保护较好的传统村落,通过经济效益提升,村民认识到村落的文化价值从而其保护意识得到提升,村落也更好地得到了保护。

六、结语

村落是我国乡村历史、文化、自然遗产的“活化石”和“博物馆”。几千年来,传统村落不仅是农业文明最直接的活态存在,更是一部部鲜活的、续写地区文明史的“活史书”。一个个传统村落,培育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文化观念,构建形成了中国社会最基层的伦理与道德体系,并代代传承。本文通过对传统村落地域特征的研究来思考传统村落文化“基因库”,为建设乡村精神家园与提升其活力提供文化支撑,同时深入挖掘与发挥地域优秀传统文化力量在乡村发展中的指引性。

我国传统村落的保护过程中问题错综复杂,保护任务任重道远。传统村落的保护在政府主导下,结合市场因素,推进基础设施

完善,村民居住环境符合现代需求。同时,村落产业多样化,产业链得以延长,村民收入得到提升,思想观念也随之改变。村落的“里子”得以振兴,“面子”也光亮,老屋里里外外都注入了活力,筑牢了“里子”,撑起了“面子”,真正做到传统村落的活态保护,让村落在不断更新中散发活力,传统村落才能真正得以保护与传承。

参考文献:

- [1]冯骥才.传统村落的困境与出路——兼谈传统村落是另一类文化遗产[J].民间文化论坛,2013(01):7-14.
- [2]胡彬彬,吴灿.中国村落文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J].科学社会主义,2014(06):99-104.
- [3]贺雪峰.论中坚农民[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4):1-6+131.
- [4]兰东兴.后现代视野下的中国少数民族村落传统建筑文化与保护[J].民族论坛,2018(02):68-77.
- [5]胡彬彬.我国传统村落及其文化遗存现状与保护思考[N].光明日报,2012-01-15(007).
- [6]张卫民,张敏.消失与拯救:首批中国传统村落秀山县民族村保护的思考[J].湖南社会科学,2017(02):74-80.
- [7]欧阳国辉,王轶.社会转型期农村居住形态研究[J].湖南师范大学自然科学学报,2011(03):90-94.
- [8]贺雪峰.农业问题还是农民问题?[J].社会科学,2015(06):64-77.
- [9]欧阳国辉,王轶.中国传统村落活态保护方式探讨[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4):148-152.
- [10]刘永飞,徐孝昶,许佳君.断裂与重构:农村的“空心化”到“产业化”[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3):16-22.
- [11]潘鲁生,李文华.中国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与发展探析——基于八省一区田野调查的实证研究[J].装饰,2017(11):14-19.
- [12]贺雪峰.论乡村治理视域下的农村基层中坚干部[J].湖湘论坛,2018(05):43-50+2.
- [13]魏后凯.如何走好新时代乡村振兴之路[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03):14-18.
- [14]冯骥才.中国传统村落何去何从[N].中国艺术报,2016-05-30(S01).